



綜合治療中心刊物

2009年1月 第31期

出版

衛生署特別預防計劃
綜合治療中心

編輯

紅絲帶刊物工作小組

聯絡人

鄭書涵姑娘・何綺鈴姑娘

聯絡及通訊處

九龍灣綜合治療中心
電話：(852) 2116 2878
傳真：(852) 2117 0809
電郵：rrbulletin@dh.gov.hk
網址：www.aids.gov.hk

一堆好人好事

高珊姑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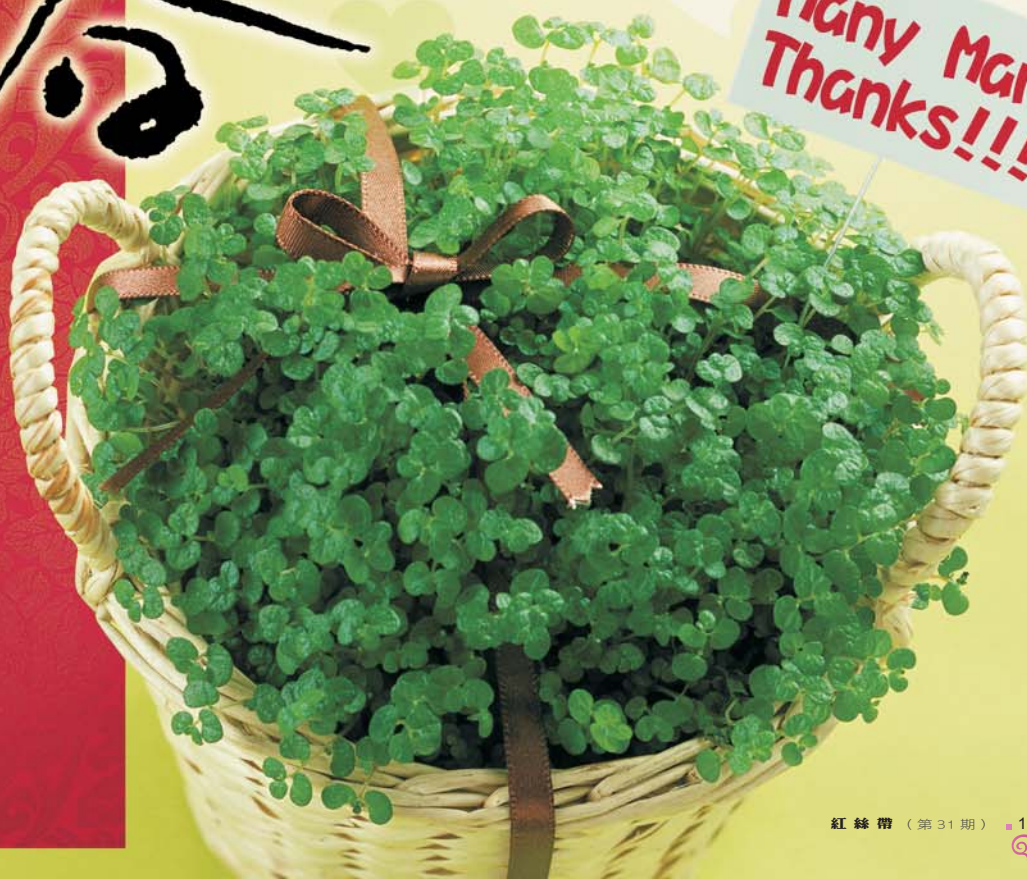
前一陣子，Ada 姑娘推薦並借了我看一本書，最初幾個章回並不覺得特別好看，因它太簡單，又不怎樣吸引，但看著看著就不知不覺的流了一臉的淚，深深為它的內容而動容。到現在，也不能具體的說出它的好在那裏，只是有一股衝動把書據為己有。有一天，就這麼把它買了下來，這本書名為 "Tuesdays with Morrie"。有興趣大家不妨也買一本來看看。

書本描寫作者和老教授每一個星期二所談論的題目，而這些題目就是從經驗裏獲得生命的意義。內容言簡意深，包含的哲理深遠延綿。作者與老教授的情誼雖沒有刻意的著墨，字裏行間卻可感受到兩人真摯的情感交流。外表平平的一冊書，帶出了一個有心人，為我精心推介的好意。看書已不是我的嗜好，現在流行的是「上網」，資訊既快且新，但偶爾看到一本好書，卻又能讓我重拾閱讀的樂趣。

書本小小卻帶出這麼多的「好人好事」，再想想，我不是特別幸運的一個，每個人身邊都有這樣的一堆「好人好事」，你也不妨細心留意一下，包保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穫，在此祝福大家每天都笑口常開，快快樂樂！！

在這裏再一次多謝 Ada 姑娘給我介紹的這一本好書！

Many Many Thanks!!!



爸爸媽媽加油站

慧文

我的孩子漸成長，她現在學懂了很多很多的東西……，學懂了開腔說話。不錯，包括她開腔說話。請不要以為每個孩子到了某個年齡就一定會牙牙學語、瑯瑯說出話來。回想起來，我的女兒到了三歲零一個月還未懂說出單字，你可想像我的擔憂嗎？她不能上正常的幼稚園，於是，我每天都為她衷心禱告，希望奇蹟會出現。但是，我知道不是單靠祈禱，問題就能解決，學習忍耐與付諸行動同樣重要。於是我拋開了俗世的眼光，毅然把她送到特殊幼兒園，我深信她在這裏會得到最好和最合適的訓練和學習；同時還安排她上私人的言語治療課程和訓練，每個星期都馬不停蹄，顛簸勞碌。大概神也察看到我的眼淚、我的努力，她一天一天的學會說單字、詞語、句子了。我心中有說不出的喜悅，全家人也放下了心頭大石似的。

現在我體會到是神讓我學習怎樣去當父母的角色，怎樣去教育和愛護兒女。這是一個磨練，但祂不會給你一個你承受不起的擔子。我感謝主！

現在我的女兒已重返常規的幼兒園。她學會了說話、發問、唱歌、講故事……，當然也懂得「駁咀」。在往後的日子，我期望她學會學習、學懂更多…… 更多…… 更多……。

永遠的母親

小何

「山地姨姨，我帶了糖，想請小朋友食……」

「山地姨姨，你快啲入嚟睇吓我間房……」

「山地姨姨，我好鍾意呢份禮物……」

「山地姨姨，我想去公園玩……」

近來每次見到嘉莉，她都很熱情的跟我們分享她的寶藏，她每句說話，也令我深受感動，你能想像她三歲的時候仍不懂開腔說單字的情景嗎？

慧文媽媽，她的名字代表智慧、愛護、忍耐、包容、犧牲、盼望、鼓勵、原諒、支持與接納。她對嘉莉的照顧，告訴了我甚麼是「愛」。

九記也有不少偉大母親，從準備懷孕到懷胎十月，然後開刀生產，她們也帶著忐忑的心情，無比的勇氣及堅強的意志，直至確診她們的孩子沒有受到愛滋病病毒感染，她們才鬆一口氣。但不表示她們會鬆懈下來，在往後的日子，她們把自己所喜愛的交給小孩子，把每個辛勞，化作無聲的忍耐。她們的心永遠沒法安頓下來，一輩子為孩子牽腸掛肚，作他們永遠的母親。

我不懂歌頌讚揚母親的偉大，但慧文和九記的母親默默耕耘，不問收穫的付出，我卻牢牢地惦記著。請她們要著緊自己的健康，不要苦了自己，只要清楚知道自己為誰而活，為甚麼而活，她們會變得更快樂。

願上帝給她們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

2008年度第15屆 逆轉錄病毒和機會性感染會議

白國能醫生



2008年2月，超過3,80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和醫生在波士頓參與第15屆逆轉錄病毒和機會性感染會議（Conference on Retroviruses and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）。這雲集世界頂尖研究人員的科學會議，集中探討愛滋病病毒感染/愛滋病及其併發症的預防和治療，會議中幾個主題研討會就著與愛滋病病毒的傳播，及預防相關的新研究進行了討論，下文分享其中三個重要研究項目。

2007年，有兩項臨床研究結果顯示接受了包皮環切手術的男性，可減低約60%受愛滋病病毒感染的風險。是次會議討論到在烏干達進行的一項臨床研究，該研究預期包皮環切手術不單可減低受愛滋病病毒感染的風險，還可減少愛滋病病毒的傳播。研究中帶有愛滋病病毒的男性被分成兩組，一組被安排接受包皮環切手術，而另一組則為對照組；其中已婚者的配偶亦被邀請加入研究。結果顯示在165對參加了此研究的夫婦中（丈夫是愛滋病病毒陽性，而妻子是愛滋病病毒陰性），接受了包皮環切手術者，其配偶受愛滋病病毒感染的風險比對照組還要高。根據現有的數據，已確定包皮環切手術在預防愛滋病方面擔綱一個很重要的角色；然而上述研究卻未能像預期般肯定此項手術更多的裨益，日後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去探討和證實。

單純疱疹II型病毒（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 II）與愛滋病病毒感染及傳播關係密切；在一些地區，多達80%的人口感染了單純疱疹II型病毒。在尋找預防愛滋病毒感染新策略方面，研究人員假設每天對單純疱疹II型病毒感染者提供治療，可減低被愛滋病毒感染的風險。會議介紹了一項研究，感染了單純疱疹II型病毒、來自美國和秘魯的男男性接觸者及一班來自非洲的婦女，依照隨機抽樣的方式，分別接受每天兩次口服的 Acyclovir 400毫克（一種治療疱疹病毒的藥物）或安慰劑。結果一再證實 Acyclovir 不能減低受愛滋病病毒感染的風險。

餵幼兒進食時預先嚼碎食物是否潛在傳播愛滋病病毒的風險？在會議中發表的一篇文章描述在美國兩個城市，3宗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可能與此行為有關。三個年齡分別為9個月、15個月和39個月大的幼兒被確診感染了愛滋病病毒，在調查傳播途徑時發現，照顧他們的家人包括：兩名母親及一名褓姆，她們都是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及有餵食時預先嚼碎食物的習慣。這些案例顯示愛滋病病毒有可能經食物被預先嚼碎時受污染而傳播；在這傳播途徑還沒有被確實瞭解之前，照顧幼兒的人士或父母，若本身已感染了愛滋病病毒者或存在容易受感染的風險，都應該避免餵幼兒進食時預先嚼碎食物的行為。

每年舉辦的重要醫學會議，例如逆轉錄病毒和機會性感染會議，有助醫護專業人士獲得愛滋病病毒感染/愛滋病範疇上最新的知識。第16屆逆轉錄病毒和機會性感染會議已定於2009年初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。



J的住院記系列之二

2008 年春天



我病床的旁邊有一個儲物櫃，上面只有一個塑膠水盅，沒有杯。我連忙拿起手機打給我的 lover，叫他幫忙收拾一些日用品給我，例如：拖鞋、牙刷、毛巾、杯子、underwear、收音機及手提電腦……等等，這些對我來說都是生活必需品。

過一陣子，有個醫護人員拿了個白底藍色圖案的牌子，上面寫著「提防接觸性傳染」，放在我的床頭，然後望了我一眼，就走開了。

自己也累了，閉起眼睛，朦朦朧朧的睡了一會。咦！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呻吟聲和咳嗽聲？張眼向四周打量：房間不是很大，數一數有六張 proper 的床，靠窗的是兩張跟我睡著一樣的臨時摺床，總共有八張床位。我的正對面是一位樣子 quite bright 的老人家，鼻子掛著氧氣膠帶。我的左手邊是窗臺，望出去看到一棟蠻新的建築物寫著傳染病中心。我右邊的床位是空的。那張床很大張，床墊起碼有六寸厚，看起來好舒服，心想為什麼不給我那張床位呢？

在我老遠的右上方，躺著一位年輕小夥子，樣子看起來還不夠十八歲。呻吟聲和咳嗽聲應是來自其他床位的老人家，偶爾還會傳來一陣陣的淡淡的尿味及糞便味。

睡到半夜，突然有人搖醒我說要去照超聲波。檢查完畢，回到病床，已是凌晨兩點多了。躺下身，剛閉上眼，斜對面的老伯，突然高聲喊道：「好陰公，幾十歲，住醫院！好陰公，幾十歲，瞓唔著！」我給他嚇了一跳，這是噩夢的開始。那位老阿伯就像以前黑膠碟 record player 跳線那樣，大大聲，不停的喊：「好陰公，幾十歲，住醫院！好陰公，幾十歲，瞓唔著！」他都幾好氣，不會口乾，不會累，不停的喊到早上六點多。我可給他害苦啦，整夜沒有好睡過！

好不容易熬了一夜。吃完早餐，看看牆上的鐘，已經是早上九點多了，醫生進來巡房，問我有什麼地方不舒服，我說我的右小腿腫了及很痛，他告知我說我的情況是 DVT (Deep Vein Thrombosis) 靜脈閉塞。需要打肚皮針及吃薄血丸。我跟他說我有 HIV。他說九龍灣給我吃的藥很新，對我 HIV 的病情應該控制得很好。我問他說可否換一張好點的床，順便指一指我旁邊的空床，跟他說我睡得不好，他說床很緊張，那張床要留給有需要的病人。我失望的看著他，他也走了。

醫生走後，我拿起手機打電話給九龍灣阮姑娘，跟她說我入住了 A 醫院的老人科及內科病房，阮姑娘問為什麼不是在 Y 病房？我說不知道。阮姑娘叫我等下跟相關的醫護人員講要求調去 Y 病房。我問阮姑娘什麼是 Y 病房？她說 Y 病房是傳染科病房，有需要的話可以要求跟 Y 病房的曾醫生談談。她說陳醫生今天會到 A 醫院巡房，她會提他過來看看我。我謝過阮姑娘，放下電話後，我右邊床位也來了一位伯伯，這位伯伯一直咳個不停，我心中好怕，自己的 CD4 實在很低……。

那個患有老人癡呆症的伯伯也蠻好笑的，晚上就喊：「好陰公，幾十歲，住醫院！好陰公，幾十歲，瞓唔著！」早上就喊：「好陰公，幾十歲，住醫院！好陰公，幾十歲，冇嘢食！」He just goes on and on，都幾長氣。到午飯時間就會喊：「好陰公，幾十歲，住醫院！好陰公，幾十歲，冇飯食！」他真的喊到所有人都很煩，包括醫護人員。

嘿！說也奇怪，那個老人癡呆症的伯伯竟然有時會靜下來！但不到半小時又開始他那「好陰公」的 ritual noises。

過了中午不久，有位自稱是傳染科的醫護人員過來看我，問我大腿內側淋巴腺有沒有腫，我說不清楚，她為我檢查一下，然後問我九龍灣有沒有給我藥吃，我說我已把藥交給病房的醫護人員了。她問我習慣幾點鐘吃藥，我答她說朝九晚九。過後，她也離開了。

手機響了，是大老闆的號碼，心中一慌，哎呀！糟糕！I am supposed to be in 某間私家醫院。不行，I am not going to answer that call，我任由手機響到斷線。接著又來幾個電話，來電顯示是人事部經理的專線。No choice，拿起手機 say "Hello"，「你在那裏？那間私家醫院為何沒有你的 admission record？」腦袋一時轉不過來，我居然很老實的回答她說我在 A 醫院。她問我為什麼，腦筋轉了轉就答道說昨晚趕去葵涌碼頭見 client，過後腳痛得實在厲害，所以進了 A 醫院。她說下午會來探我，還有看看可否幫我轉回私家醫院，聽完她電話後，我整個人崩潰了，what am I going to do？在加上病房周圍的環境，我倒下床上哭了，感覺就像人在大風浪的大海中漂流，很無助，真希望有個救生水泡給我抱住。

等了一整天，也沒見九龍灣陳醫生出現。我拿起手機撥了九龍灣的號碼，聽到接電話的是阮姑娘，我放聲大哭。自從染上 HIV 後，我很積極的站起來，繼續我的生活，一滴眼淚都沒有流過。現在的 situation，我實在是 overload 了。阮姑娘這個救命水泡來得正合時，她 calm me down，也同時給我一些 suggestion 如何去 handle 目前的 situation。跟阮姑娘談了大概半小時，情緒穩定下來，心裏也有一些頭緒，如何應付人事部經理來探我時的追問……。（待續）

